

第一章 最早的七大奇观

在发明“世界七大奇观”这个永久性的提法时（大约是公元前 3 世纪），这七大奇观都还存在着，其中的大部分还没有受到时间和人类的触动，主要是对世人开放。地中海沿岸的古代文化宝地在马其顿帝国建立和希腊古文化产生之后变得特别拥挤，好奇的旅游者纷至沓来。由于这七大奇观（除了巴比伦空中花园）都在地中海附近，所以至多只需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游遍所有的奇观。即使是巴比伦，虽然远离大海，仍有许多方便的商业之路可以通达。

随后，七大奇观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罗马的旅游者已经不可能再看到全部七个奇观。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只剩下一处奇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年代最久远的埃及金字塔却留存的时间最长，直至今日。

世界第一奇观 埃及金字塔

埃及金字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物，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出名的古迹了。而且它们也是世界奇观中最古老的一宗建筑物，建于大约五千年以前。它们是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奇阿普斯）及哈夫拉规模宏大的陵墓。它们经受了

时间与战火的考验。在金字塔建成之后，埃及王国又经历了漫长的三千年：新旧法老，各朝帝王不断更迭，但建于埃及原始文化起源时期的金字塔依旧巍然耸立。它们仍然是埃及，甚至全世界最宏伟的建筑物。当我们今天说什么，1889 年的奇阿普斯金字塔就不再是世界之最，艾菲尔铁塔的高度超过了它时，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只看到了呆板的数字，却忽视了整体：气势宏伟的金字塔是任何其他建筑物无法与其相比的。高度只是使金字塔成为世界之最的一个方面。137 米高的金字塔（初建时为 147 米高，后来顶部坍塌）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是由 230 万块精雕细凿的石灰石块砌成，每块重 2 吨。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情况下，2 吨重的巨大石块就是靠铁锤和楔形凿子在尼罗河对岸的采石场开采下来后就地进行凿刻。然后，用纸莎草搓成的绳子将石块拖至水边，曳引至建筑工地，沿着平坦的斜坡拉到塔的最高点，使金字塔不断升高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得曾断言，这座金字塔先后建造了二十年，工地上每期劳工人数有十万，每三个月就轮换一次。三个月的苦役之后十万人中还能剩下多少人，这只有法老的书记官知道，史书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在金字塔成为某一个法老陵墓之前，它已埋葬了不知多少条生命。法老把成千上万个劳工作为殉葬品带进了黑暗的阴曹地府。但大家确实知道，这一前后经历了二十年的历史功勋，正是埃及人以及邻国的奴隶们建立的，虽然在我看来，为一个除了埃及人和邻国的奴隶来说，与谁都毫无关系的，死去的法老建造如此宏伟的陵墓是毫无意义的。整个建筑的每一步都由艺术家们刻记了下来，并得到了后世考古学家的证实。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根据当时的一个个步骤再建造一座金字塔，在采石场找到了用来曳引石灰石块的纸莎草粗绳及凿

石工们使用的工具。

人们在接受金字塔时，只看重金字塔存在这个事实，而不去考虑金字塔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金字塔的产生，剩余产品有了积累，统治者认为剩余产品的最好去处是用来颂扬天堂里和尘世间的统治者。我们也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金字塔的产生：尘世间的上帝应该有一个安息的地方——陵墓。这个陵墓应该绝对超越人的想象。为什么这种陵墓应该是方底锥形的金字塔呢？为什么法老的石礅要放在这种又重又大的陵墓中呢？法老的石礅放在陵墓里空空荡荡，就像一只小甲虫掉进了大苹果里。总是应该有人设想出这样的方底锥形金字塔，找到根据，然后进行设计，当然不会是天外来客（外星人）说服法老们去从事金字塔的建造工作吧！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是一位天才，他大约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载入史册的天才，他的姓名，甚至连他的外表也有记载。他在生前就为人们所称颂，他死后流芳万世。我们当然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伊姆荷泰普。他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伊姆荷泰普无论是从天赋，还是从他所从事的事业来讲都是一位学识广博的全才，他是埃及第三王朝（公元前 3000 年不到一些的时候）的奠基人左塞的同时代人。在伊姆荷泰普之前，在统一的埃及（统一的过程是在第一王朝前的四百年之间完成的）几乎没有石头结构建筑物。居民住房都是用木头、芦苇或泥坯建造的，宫殿及陵墓大都是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形，是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起来的，有时也用些经过焙烧的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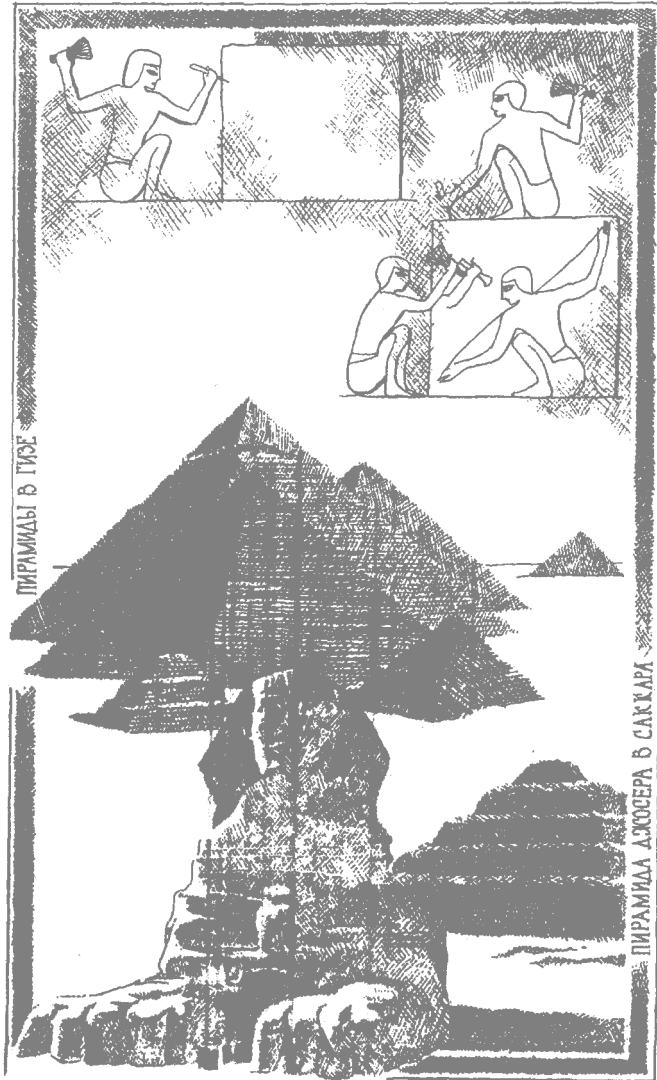
左塞，像其他的法老一样，在生前已经在为自己建造陵墓。这是一座很像样的陵墓，部分建筑保留至今。陵墓虽然

造好了，但并没有等来它的主人。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假设，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左塞对生前建造的陵墓弃之不用。左塞在位约八十年，他去世时，年事已高，而伊姆荷泰普比左塞法老年轻。伊姆荷泰普成名是在左塞王朝的中期。当左塞发现伊姆荷泰普时，陵墓已即将竣工。只能这样来解释当时的情景，左塞抛弃了旧的陵墓，决定重新开始，按照伊姆荷泰普的最新发明，造一座真正的陵墓——金字塔。用石头建造。

金字塔的外形是这样的，在传统的古埃及陵墓呈四壁斜向中心的方锥体上，从前也不知道尺寸，再砌上第二个小一些的方锥体。接下去一个比一个小，一共是六个，这样就形成一座阶梯形的、尖顶的、近 70 米高的金字塔。

伊姆荷泰普的第二项发明也与左塞金字塔有关。第一次在陵墓周围建造了庙宇群，同样是用石头砌成。当然，伊姆荷泰普不可能全部摒弃传统的建筑工艺：庙宇的廊柱、屋顶、飞檐、隔墙、墙冠等结构及装饰都是按原来古埃及传统，用的是砖木。完全用石头取代原来的建筑材料，已经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已经不知道从前的建筑形式，石头的式样也有了变化。

伊姆荷泰普的卓越天才不仅表现在建筑学方面，他作为古代一位优秀的神职人员一直被后人尊为伟大的神灵。确切地说，他是一位科学家。在科学的启蒙时期，人们往往把一些不能解说的现象归结为神的力量。伊姆荷泰普还是一位作家。他的《谚语集》是古埃及文化的一线曙光，是民俗学中的传世之作。他作为一位作家的荣誉在他死后得到了印证。他被尊为书记官的保护神。每当书记官要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在地上洒上一杯水，以这种方式来向神祇表示一种不流血的奉献。伊姆荷泰普在二千五百年后又被古希腊人尊为药神。



吉萨金字塔；萨卡拉左塞金字塔。

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受到人们尊重，并为之塑像的科学家。塑像的碎片是在法老作安灵祈祷的庙宇中找到的，这又一次证明，真正的天才往往在生前就已受到人们的承认。以后为伊姆荷泰普塑像的就更多了，世界任何大型的博物馆里都有伊姆荷泰普的石像或青铜像。在开罗西南，古埃及城孟菲斯还有供奉伊姆荷泰普的神庙。

世界第二奇观 巴比伦空中花园

巴比伦空中花园要比埃及金字塔年轻些。它与一些古希腊城市以及描写奥德修斯漂泊历程的古希腊长诗《奥德修斯记》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但是，巴比伦空中花园从整个建筑艺术来讲更接近古埃及，而不是古希腊的风格。花园标志着亚述巴比伦王国的衰落。巴比伦王国与古埃及既是同时代的两大强国，又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但巴比伦王国最终不敌埃及。埃及金字塔经历了几千年岁月的沧桑至今巍然屹立，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却如昙花一现，随着巴比伦王国的衰落而凋零。巴比伦王国虽然强大，但它像一个泥足巨人，像古代的雪姑娘，又像是用晶莹的砂糖堆砌起来的城市……

当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开进巴比伦时，它已经走向自己的末日。它不再是一个强大王国的首都，而已沦为古波斯的一个省份。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虽然从未主持建造过任何一处世界奇观，但他却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角。他震撼了整个东方，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一些宏伟古迹的命运，或者是促进了它们的建造，或者是导致了它们的毁灭。

公元前 331 年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的巴比伦王国的居民向马其顿王派去了自己的使者，表示愿意俯首听命并请他人城。巴比伦居民把马其顿王作为自己的救星般地迎进了城。马其

顿王为巴比伦的富庶及恢宏气势所震惊，他只在巴比伦逗留了一段时间，他面临的任务是要去征服整个世界。

不到十年时间，功成名就。东方的主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历经了八年征战，度过了凡人难以想象的、紧张而又疲惫的军旅生活后回到巴比伦，但他还有许多计划要实现。他已经准备好要去占领埃及，出征西方去降服迦太基、意大利、西班牙，并亲临当时作为世界尽头象征的赫拉克勒斯两大石柱（即现今直布罗陀海峡——译者注）。但在准备工作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马其顿王突然患病。一连数日，他不顾疾病的困扰，继续与统领们商讨出征事宜并进行舰队出海的准备工作。巴比伦的夏季酷暑难当，尘土蔽日，太阳灼热的蒸气把高楼火红的墙壁都烤热了。原本在白天热闹非凡的市场静了下来，再也听不到那使人震耳欲聋的吆喝声，叫卖着士兵从印度边境掠来的奇货——价格便宜的奴隶和珍宝。这种便宜货来得快，去得也快。酷暑和尘土甚至透过厚厚的宫墙渗进了王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被憋得喘不过气来。虽然他征服巴比伦已有多年，但仍然无法适应这片东方属地上的酷暑。他现在不想死，并不是因为他怕死。他见得太多了，征战中，他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说，十年前他在征战中牺牲，那倒是很自然的事。可如今他不甘心就此撒手，他还有未竟的事业。他不愿意死在那尘土蔽日、酷暑难当的巴比伦，远离自己的家乡——绿树成荫的马其顿。他要征服西方，半个世界都已恭顺地跪倒在他的马蹄之下，他应该马不停蹄去征服另外半个世界。不征服西方，不把两个半片瓣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他就死不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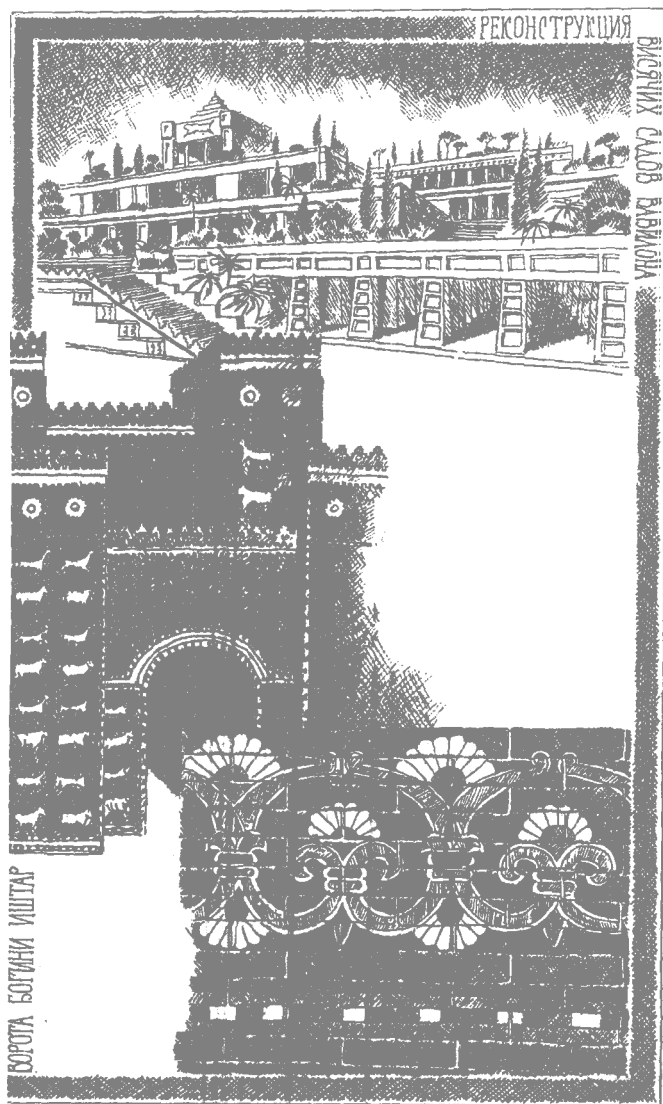
在马其顿王弥留之际他想起巴比伦城中唯一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使他想起了马其顿，这个地方使他感到惊奇。

那里他曾经嗅到过沐浴在阳光下的森林的馨香，听到过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于是亚历山大，他还没有死，他还是伟大的马其顿王，虽然他已走到了他跨入永生前的最后一站。他命令将他搬到巴比伦空中花园。

尼布甲尼撒二世当初建造这座花园时，完全是出于一个专制暴君高尚的奇想。既是专制暴君，怎会有高尚的奇想呢？会的，专制暴君不可能对人民大众有高尚的奇想，但对个别人会有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深爱着他年轻的妻子——米太的一位公主。她也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样，在巴比伦这座尘土蔽日，不见绿荫的城市里时刻思念着故乡清新的空气及满目苍翠的山岗。巴比伦国王没有把国都迁到绿树成荫的米太，而是做了一件凡人难以办到的惊人之举。他把米太绿色山岗的幻影搬到了灼热的大漠平原中心。

为了建造皇后的寝宫，这个古老的国家耗尽了它所有的力量，调动起所有建筑师和数学家的丰富经历。巴比伦向世人证明，它能为爱建造起世界上第一座纪念碑。然而，在后世人的记忆中，皇后的名字却神话般地与亚述女王的名字混淆了。于是，人们只知道这座花园叫着塞米拉米达空中花园。也可能这是出于人类的一种妒忌心理——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伟大的创举与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塔玛拉皇后从未住进过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塞米拉米达空中花园。她作为一位笃信宗教，热爱着自己第二位丈夫和孩子的女皇，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倒霉的情人从山岩上推下，但悲剧注定要与女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戏剧性存在了。

巴比伦空中花园共有四层，每层的拱顶用 25 米高的廊柱支撑，每层的平台由石板拼成，在石板上铺上一层芦苇，再浇上一层沥青，然后盖上用铅浇铸的薄板，这样就可以防止水分渗漏到下一层。每层平台上都铺上厚厚的一层土，足以使大



巴比伦空中花园；修复伊什塔尔城门。

树能在土中生长。由宽阔平坦的彩色石板砌成的一级一级的台阶通向上一层的平台。

当建筑还在进行之中，为焙烧特制的、宽阔平坦的砖块的窑还在冒烟，装载着从幼发拉底斯河底挖出来的肥沃淤泥的车队正穿梭不息地来回奔忙时，从北方已经运来了奇花异草的种子、树苗。冬天，天气稍稍转凉后，沉重的牛车运来了用湿润的兽皮仔细包裹着的大树。

尼布甲尼撒二世证实了自己的爱情。在巴比伦宽度足以同时行进两辆马车，高达百米的城上竟然绿树成荫。但是，置身于花园最高层的，在树荫下倾听着潺潺流水声——这是多少个奴隶从幼发拉底斯河里用人工吸水在灌溉花园——的皇后，当她极目远眺自己的王国，眼前仍是一片荒寂的土地时，她幸福吗？

亚历山大马其顿王也并不快乐。他在与疾病作殊死的斗争，他应该带着军队继续前进，可他却无可奈何地撒手人寰。也有可能，在弥留之际，当他躺在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树荫下，他的老部下来来回回侍候在他的病榻旁时，他产生了一种幻觉，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马其顿。

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的帝国也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被他原来的那些部下将领们掰碎了。巴比伦从此沉沦，不复再为世界的首都。它衰败了，生命的迹象已经消失。洪水冲毁了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宫殿——匆忙焙制的砖瓦经不起洪水的冲刷，高高的廊柱，平台，阶梯都倒塌了。那些从遥远的北方运来的奇花异木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再也没有人日日夜夜从幼发拉底斯河中抽水来浇灌它们。

今天的导游在巴比伦常常会指着毫无特色的一个个土墩、碎砖、磁砖碎片煞有介事地向游客们介绍空中花园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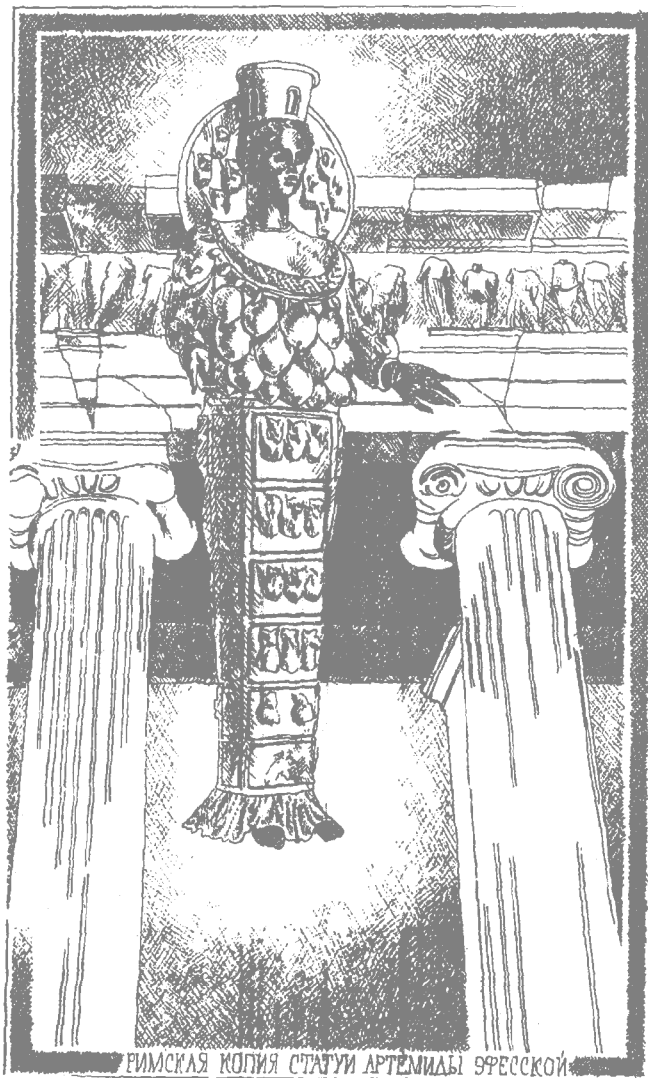
世界第三奇观

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

关于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也有译作爱非斯城的阿泰密斯神殿——译者注）一直是有争议的，所以很难确定，究竟应该写哪一处，是写最后落成的那一座，还是写在它之前落成的那一座。很久以前，那位撰写世界七大奇观的作者也没有弄清楚究竟赫洛斯特拉特焚烧掉的是哪一处神庙，也没有弄清楚赫尔西福隆建成的是哪一座神庙。所以在这里必须对两座神庙。两位建筑大师和一名罪人作一番简短的介绍。这是一场悲剧，在这场悲剧中人们无法得出结论，是善，还是恶最后取得了胜利。

以弗所曾是希腊伊奥尼亚地区的一座大城市。伊奥尼亚地区大约可以算希腊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它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最深。那些勇敢的航海家、最早的开拓者正是从小亚细亚地区的城市出发远航至黑海以及非洲的沿岸地区的。伊奥尼亚地区富裕的村社社员（希腊城邦国家的全权公民——译者注）大兴土木。在古希腊，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萨摩斯岛上的赫拉神庙，米莱图斯古城附近迪季姆的阿波罗神庙及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等建筑物。

但最后那座神庙经过多次翻建，早期的木结构建筑已经毁坏了，有的毁于火灾，有的毁于经常发生的地震，所以到了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决定为庇护神建造一所富丽堂皇的庙宇。决心为此不惜财力和时间，更何况，伊奥尼亚村社社员还得到了临近城邦国家保证参加这项有意义的创举的承诺。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这座神庙建成数百年之后，对它作了如下的描述：……神庙四周有 127 根圆柱。这 127 根圆柱是由 127 个城



罗马的阿耳忒弥斯以弗所雕像复制品。

邦国的国王所捐赠的。真难以相信，能找到如此众多愿意帮助以弗所的国王。显然，神庙的建造成为以弗所和相邻国家共同的事业，至少是最富有的那些国王，如吕底亚的国王克罗伊斯为修建神庙作出了慷慨的捐献。

当时优秀的建筑师，艺术家，雕塑家人数众多。赫尔西普隆的设计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他建议用大理石建造神庙，并采用了当时十分罕见的伊奥尼亚的双柱式建筑，即庙宇四周有双列柱廊。该地区过去许多建筑物毁于地震的惨痛教训使建筑师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如何保证神庙能千秋万代屹立于世。赫尔西普隆作出了一个既大胆，又别出心裁的决策。将神庙建造在河边的沼泽地里，赫尔西普隆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淤泥在遇到地震时能起到减震的作用，为了托起大理石柱廊的重量，防止它们在淤泥中下陷，挖了一个很大的基础地槽，用木炭及羊毛的混合物作充填——充填物装塞在几米高的垫套里，放在基础地槽中作缓冲垫。这些缓冲垫真的起到了建筑师预想的效果，保证了神庙永远牢固地屹立在伊奥尼亚岛上。当然，不是这一座，而是后一座神庙。

建造神庙是建筑工程上的一个难题，这在古代文献上都有记载。别的不说，单说为把地基打在沼泽地里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建筑师们进行了多少次的计算才说服自己，证明这做法是可行的。比如说，为了解决往沼泽地运送几吨重的柱廊的问题，就让建筑师们伤透了脑筋。建筑师们设想了不计其数的运输工具，但几吨重的大理石柱廊往上一放，运输工具就陷入沼泽地，无法行进。后来，赫尔西普隆想出了一个既简便又巧妙的办法。在柱廊柱身的两端钉入金属的轴，在轴上套上木制的套筒，套筒上装上车轱，让公牛牵引。数吨重的柱廊成了滚筒，轮子乖乖地让几十对力大无比的公牛拖走。

当伟大的赫尔西普隆感到力不从心时，是阿耳忒弥斯女

神帮了他的忙。阿耳忒弥斯是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赫尔西普隆遇到了难题。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无法将神庙门坎的石槽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赫尔西普隆自从挑起了建造神庙的重担以来，不得不与奸诈的包头工、城邦的神父、一群群的旅游者以及嫉妒的同行们周旋。他的神经绷得太紧了，真是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认为，门坎石槽无法如期装好是对他的最后一击，他已作了自杀的打算。阿耳忒弥斯女神只得采取紧急措施：一大清早，一群市民奔到把自己紧闭在施工工地的建筑师赫尔西普隆跟前，大声喊叫：门坎石槽一夜下来自己下沉到了指定的槽沟里。赫尔西普隆没有能支撑到神庙竣工的那一天，他早逝之后总建筑师的重担由他的儿子密塔切挑起，密塔切去世后由佩奥尼特及德米特里最后完成。这已是公元前 450 年。

多少尊精美无比的雕塑像、浮雕，多少幅名贵的画作将神庙装饰得富丽堂皇。至于阿耳忒弥斯本人的塑像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无从知晓。最好是也不要相信那些关于神庙精美装饰的详尽的描述。有的作者在书中写道：神庙的柱廊是精雕细琢的；是古希腊著名雕塑家史珂巴斯的杰作，他们描述阿耳忒弥斯的塑像。事实上所有这些描述跟神庙毫无关系，因为赫尔西普隆及他的继承者所建造的一切都毁于赫洛斯特拉特之手。

赫洛斯特拉特的史实，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悲剧性的、最值得人们吸取教训的史实。他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可他却想永垂不朽，为此目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他是单枪匹马一个人，既不靠军队，又不靠术士，也不靠专政机关及行刑的刽子手）。就是为了荣誉，想永垂不朽，他焚毁了在伊奥尼亚岛上屹立了不到 100 年的阿耳忒弥斯神庙。这事发生在公元前 356 年。

被太阳烤干的神庙的木结构部分，地窖里堆放着的谷物，信徒们的捐赠物，画幅及术士们的衣物都是易燃物品，所以这些东西都能助长火势。屋顶上的横梁喀嚓一声就全都断裂，柱廊被火烧断 神庙塌了 从此不复存在。

赫洛斯特拉特的同胞们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如何来严惩这个无耻的罪人，以防止再有人产生类似的想法。

也许，如果以弗所的居民都是些平平庸庸的人，不具备什么超凡的想像力，如果以弗所的哲学家、诗人对此事不是如此关心，费尽心思在考虑，应该如何处置这个罪人的话，那么事情就要简单得多，将赫洛斯特拉特处死就完事。几年以后，也可能有些人还会记起：“有这么一个疯子，烧毁了美丽的神庙……他叫什么来着，啊！上帝赐给我记性……”人们会逐渐忘却这个赫洛斯特拉特。

但是以弗所的居民想以最大的打击来粉碎赫洛斯特拉特想要名垂青史的痴心妄想——忘掉他。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这个名字。可是，以弗所的居民们因此而犯下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连上帝也嘲笑聪明的以弗所的居民。整个伊奥尼亚地区 在希腊 在埃及及波斯人们到处在传说着：“听说了吗 以弗所人给那个焚火者定了什么罪吗？遗忘他，谁也不再提他的名字。顺便问一下，这个焚火者叫什么来着？赫洛斯特拉特 是啊 我们应该把他遗忘。”

当然 越是这样 越是忘不掉。

以弗所的居民决定再建一所这样的神庙。这次是由建筑师赫依罗克拉特担纲。赫依罗克拉特是一位非常富于想像力的建筑师。他曾经为亚历山大城（希腊时代的规范化城市——译者注）设计过平面规划图，他还曾将整座阿索斯山变成了亚历山大马其顿王的塑像，马其顿王塑像手中擎着器皿，

河流就从此器皿中流出。

确实如此，第二次重建神庙历时不长。这功劳当然得归于已不在人世的赫尔西普隆。这次就不再有什么技术发明，也不存在什么谜需要去解，现成的路，只要重复。赫依罗克拉特正是这样做的，但是规模比第一次更大。新建成的神庙长 109 米，宽 50 米，127 米高的柱廊以双柱式排列在神庙四周，其中有些柱廊是雕塑，柱廊上的浮雕是著名古希腊雕塑家史珂巴斯所作……

被指定为世界奇观的是第二次重建的神庙，虽然也有可能，被赫洛斯特拉特焚毁的第一次由赫尔西普隆建成的神庙更具充分的理由被指定为世界奇观。

一部重建神庙以及后来几年的历史成了古代希腊造谣中伤、重新评价及小道新闻传播的历史。以弗所的朋友及敌人在广场上唇枪舌战……古希腊著名史学家斯特拉波写道：“赫洛斯特拉特焚毁了神庙后，以弗所的居民又重新将神庙建造起来，比第一次更加壮丽。他们捐献出自己的财产，甚至将妇女的首饰都贡献出来了。他们还把原先神庙的柱廊出卖集资来建造新的神庙。”这类报道是出于善意。但另一些人，却心怀叵测，如塔夫罗美尼亚的季梅依说什么，阿耳杰米道尔说过，以弗所人是用波斯人请他们保管的资金建造神庙的。阿耳杰米道尔立即出来反驳说：“以弗所人没有保管过任何钱财，即使有过这类事，那也随着神庙的大火一起被焚毁了。大火之后，头顶上庇护的屋顶都没有了，谁还会将钱放在露天下来保管？”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亚历山大马其顿王来到了以弗所，他每次都能及时赶到。他看了一下神庙的建设，一来，想要表示对神祇的虔诚心情，二来，也想赚取政治资本。他允诺补上建造神庙的资金缺口，包括目前和将来的。但有一个交

换条件——献词中要刻上他的名字。这就使以弗所人为难了：一方面，要拒绝亚历山大马其顿王的善举是难以启齿的。在他的背后可是久经考验的马其顿骑兵方阵；另一方面，以弗所人已经竭尽全力了，妇女们为了重建神庙献出了他们全部首饰，连家中的银餐具，为了集资也都卖了出去……能想像得出，城里肯定有一番秘密的磋商，这个马其顿国王再好，也没有保住城邦的荣誉重要。

以弗所出了一位智者，想出了对策。他对亚历山大马其顿王说：“亚历山大，神祇是不应该为别的神祇建造庙宇的。”

马其顿王微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回答说：“好吧，照你们说的办吧……”

神庙的内部都用精美绝伦的雕塑装饰，是古希腊著名的雕塑家史珂巴斯及伯拉克特列斯的作品，可神庙内的画幅就更加优美辉煌。

原来，我们一直以为谈到古希腊艺术，第一位的是雕塑艺术，其次，是建筑艺术。对古希腊的绘画艺术，除了几幅壁画之外，几乎一无所知。可古希腊的绘画艺术是很有根底的，而且广为流传。当时的一些鉴赏家曾高度评价这些绘画作品，如果我们相信这些鉴赏家的评价，他们可都是造诣很高的人，那么，希腊绘画艺术的成就要超过它的雕塑艺术。古希腊及伊奥尼亚地区的绘画艺术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这实在是世界艺术的巨大损失。

以弗所人为了平息他们不愿接受的亚历山大捐赠而引起的他的不快，决定为神庙的装饰向古希腊画家阿佩莱斯定制一幅亚历山大的画像。画家让画中的亚历山大像宙斯的画像一样，手中握着闪电。当订购画作的主顾来取画时，都为画家精湛的画艺震惊了。视觉效应极为强烈。那只握着闪电的手似乎从画布上伸了出来。于是他们给画家付了 25 个金币。